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67  
3 July 198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三六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7月3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吴丁吞 (缅甸)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67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想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均可这样做。

请允许我提醒一下，根据本会议商定的本周会议时间表，在今天的会议结束后本会议将立即就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质性内容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摩洛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代表和加拿大等国的代表。

现在请摩洛哥代表G.本希马大使发言。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摩洛哥代表团对你主持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工作感到极为愉快。借此机会，我谨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并最衷心地祝愿你在你目前指导的讨论中取得成功。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特拉洛夫大使致意，他在担任6月份主席期间表现得十分干练和称职。

在今年的春季会议开始时，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对1985年底美国和苏联关系中出现的积极转折表示满意。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恢复了谈判并举行了首脑会议，这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希望。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愿意相信，日内瓦精神一定会对裁军谈判会议这个裁军领域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工作产生有利的影响。不过，夏季会议到现在已经开了一半，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精神似乎正在消失，其未来如何也难以捉摸。事实上，加强国际安全的愿望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军备竞赛正在扩大到所有领域，越来越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生存，而裁军谈判会议却没有能够接受这些挑战，减轻我们的恐惧。裁军谈判会议无法在优先的议程项目上取得最起码的具体成果，这种情况使人更加震惊。第一，具

体而言，在这些议题上没有形成任何体制性谈判机构，这只能对日益关注我们工作的国际社会解释为显然缺乏政治意愿去执行促成本会议设立的原则和理想。第二，本会议无法在裁军领域制订最起码的国际文件，这从当前的世界环境来看，真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时代错误，因为当前世界环境的特点是武力和平和借助恐惧而形成的安全。

如果日内瓦的双边谈判多少能满足一下人们对它们寄予的希望，那么多边谈判的失败记录本来还不会那么使人感到不安；这些双边谈判进展迟缓，而紧张、不安全和核武器技术改进的恶性循环却越来越难以打破。因此，尽管作出各种承诺，发表一些通常未实现的让步声明，裁军仍然是一种空想。况且，两个集团之间的敌对情绪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缓和，但在军事方面却更加恶化了。

人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各种残酷的战争，这个历史不止一次地表明，有必要通过减少和消除任何可威胁和平的因素而不是通过无战争状态来建立和维护和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危及普遍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危险之一来自军备竞赛。这一疯狂的竞赛在于取得军事优势，其手段是制造和储存最致命的炸弹、在精确性、射程和毁灭能力方面最先进的导弹以及最终制造和储存能够杀人而又不破坏环境的所谓“工净”武器——正是这种各类武器的军备竞赛孕育着世界热核战争的威胁。

我们是不是还要提醒一下，核武器之所以可以造成普遍恐惧，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有力量使本星球遭到多次破坏。因此，这些武器对人类构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危险。希望不被核竞赛所毁灭，这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军备竞赛的制造者有义务尊重这一权利。此外，切尔诺贝利事故难道还没有证实我们经常在这里对核威胁所表示的恐惧吗？这一事故不正突出说明了本星球的脆弱地位，因而也证实了人类的脆弱地位吗？但愿这个令人遗憾的事故及其带来的不幸后果能够使我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原子所体现的危险，不论是用于军事或民用都一样！

国际形勢遭到军备竞赛威胁的毒化，国际政治缓和迟迟不得进展，两个核大国之间似乎毫无相互信任可言，因此，裁军谈判会议有义务履行其承担的职责。裁军谈判会议有义务为实现裁军作出贡献，因为它是讨论停止和消除军备的唯一多边

讲坛。它在这一领域有其历史性的责任。正因为如此，应当裁军谈判会议有适当的手段，使之能够履行其义务，否则，裁军谈判会议便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们刚刚对地球上军备竞赛的辩证关系和缺乏制止这一竞赛的真正政治意愿的情况表示了关注，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不仅在地球上存在核威胁，而且在空间也存在着这种威胁。事实上，扩大到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成了引起整个国际社会巨大关注的根源之一。这一危险进程的开始是让空间的卫星承担军事侦察、预警和间谍任务。有一种理论我们肯定是不支持的。这种理论认为严格地说，负责进行这种活动的所谓民用空间装置并不是武器。不过，随着空间探测工作的加速发展，空间技术的进步使先进的进攻性武器得以研制并部署在外层空间。这些新型武器的设计使之能够从空间不仅摧毁空间的装置，同时也能摧毁地球上或公海上的目标，而这种武器不久前还是一种未来学的设想。两大国的竞赛转向外层空间，这一情况造成的危险是一种明显的、每日都看得见的现实。

这里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竞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为两大国的军事争夺所激励。不是有人已经在谈论新武器试验了吗？这种所谓的“死光”激光武器以及粒子束武器，据说，这种武器再过几年就可以投入使用，将比现有的反卫星系统更为先进。空间的军事竞争之所以升级，是由于两个世界大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工作需要大量资金，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而且还需要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参加工作，而当前世界却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有人把1967年1月27日联合国关于各国探测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条约称为《空间法宪章》。该条约规定，研究工作应着眼于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但前面提到的研究工作却并不是如此，它使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得到了一种新的动力，并使倡导者掌握了反卫星武器。这毫无疑问地证实：虽然存在着各种国际公约和许多联合国大会决议，但外层空间实际上已经军事化了。

在进入21世纪的前夕，这些昨天还属于科学幻想的武器今天已可以在我们上空运行，而且它们是明天空间武器的先驱。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十分合理地希望提出一个警告，使人类在一个和平、安全和缓和的世界上得以生存的问题优先得到考虑。空间武器系统越来越多，很可能使我们的星球成为一种抵押品。单是计

算机错误就能触发这种情况，从而造成不可补救的局势。我们认为，没有比对话和谈判更为先进的武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史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启发性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军事优势从来也不是永久性的。这种优势很快就会转到另一方。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已表明，拥有各种武器或武器系统确实从来也没有起过威慑作用，其作用只是促使敌方去取得更为强有力的武器或武器系统。因此，我们坚定地相信谈判的力量；不进行谈判，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文明就必然会自取灭亡。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大灾难，当前必须进行谈判。在外层空间进行这种军备竞赛的国家，在这一谈判进程中应承担特殊的责任。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希望这些国家能够表现出真诚的政治意愿，使它们现在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获得成功。必须用一个更广泛的讲坛来补充双边谈判。本会议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讲坛，所有目前正在从事空间活动或不久可能会从事空间活动的国家都汇集在本会议中。正因为如此，本会议在这一领域承担的责任并不亚于两大国在这方面的责任。本会议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首先必须确定当前涉及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存在哪些含糊之处，然后加以澄清并最终予以纠正。现行的国际文书本来是为了保护空间不受军事威胁，但由于含义不明确、用语笼统、范围很小，形成了大量不同的解释，没有能够真正起到指导各国空间活动的作用，反而形成了一些漏洞，导致了空间的军事化，这一点已经很清楚，无须重复。此外，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本会议在履行其职权时有责任同时处理第二个目标。这个目标是联合国大会绝大多数成员国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通过的第40/87号决议中确定的，这就是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酌情缔结一项或多项协定。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从目前适用于外空活动的这部国际法方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换言之，未来的一项协定或多项协定概念必须严谨、措词必须精确、在所涉范围方面必须有远见。国际空间法目前仍处在初期状态，正在不断发展。在空间技术发生突破的同时必须不断更新有关所有空间活动的法规，以便避免两个进程之间出现差距，并填补任何可能危及人类文明的空白。这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项工作将是艰巨、复杂和困难的；但如果我们希望后代得到保障，则又是必

要的，甚至是必须的。鉴于本星球面临的威胁，这一目标是极其重要的，也是最优先的。同时，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呼吁空间大国，乃至本会议的所有成员国，不遗余力地制订“空间裁军”条约，以满足国际社会的愿望。只有通过明确宣布禁止研制、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一切空间武器并全部销毁这种武器，这一宗旨才能得到实现。

在这些有待禁止和销毁的武器中，我们应当把凡是能够从外层空间或从陆地、海上或空中向航天器发动攻击的系统和凡是能够从外层空间向陆地、海上或空中目标发动攻击的武器系统包括进去。

有人可能会批评我们的想法过于好高骛远，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地球和空间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不这样做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人类的智慧及其不可动摇的谋生存的愿望。人类还应该表现出有勇气超脱所有那些不是使其接近而是使其远离长期向往的和平与安全的其他考虑。

我们正是出于这一想法才对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提出了保留意见。但我们并不反对这一职权范围。该委员会在蒙古的巴雅特大使指导下工作，他全力以赴、经验丰富、工作熟练；我们并不想预先判断该委员会的工作结果，但十分怀疑委员会目前的职权范围是否能够符合国际社会正当的关注或联大第40/87号决议的要求，更怀疑其是否符合我们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一致赞同的原则。

如果说还有另外一个领域缺乏具体成果的情况使我们感到担忧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就是化学武器。虽然特设委员会主席伊恩·克罗马蒂耶大使和三个工作小组主席R·劳先生、P·波普切夫先生和维斯努穆尔蒂大使作了值得赞赏的和不懈的努力，但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仍然迟迟不得进展。夏季会议很快就要结束了，而目前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看来今年不可能圆满结束。考虑到目前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是裁军谈判会议天空中透出的唯一的一线希望，这就尤其使人感到失望。考虑到如下情况，我们更有理由感到失望和怀疑：美国总统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中做了一个宣布，这是希望的征兆，因为他们申明，双方都主张全面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并销毁现有储存，同时还商定加速努力就这一问

题缔结一个有效的可核查的国际公约。

我们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作任何努力按照以上承诺加速谈判进程。相反，谈判进行的情况使我们相信，这一承诺从未得到履行，特设委员会的气氛与去年的气氛十分相同。

化学武器也具有大规模毁灭性能力，因此与核武器一样可怕，这无论说多少次也并不算过份；但化学武器有两个不同之处：制造技术比较容易，而且从其引起的痛苦来看，也是不人道的和可怕的。化学战虽属于被禁之列，但在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的参谋长的作战计划中仍是一种列入考虑的可能性。事实上，当前生物技术正在大踏步前进，禁止这种技术的谈判正在进行，世界上对毒剂的兴趣又恢复了。因此，我们认为也许世界上正在出现新的化学武器军备竞赛。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正在为最终出现这一情况作准备，正在进行防化学武器的细菌武器的训练。为了使可能的使用者不敢使用化学武器，这种预防性活动当然并不排除化学武器的储存。在对化学武器进行禁止的同时，而其他国家则竭力想取得这些武器。据美国国防部称，刚刚又有15以上的国家不事声张地加入了“化学武器俱乐部”，这些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摩洛哥王国不拥有化学武器，也决不谋求取得这种武器，因此我们对于这种纵向和横向的扩散感到担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迫切地呼吁尽快完成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在这方面，摩洛哥代表团一向维护全面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则。在禁止使用方面不应当有任何保留。不过，虽然我们去年对各代表团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之间的差距缩小感到满意，现在我们却不能理解为什么就这一问题寻求共同点的工作不象1985年会议期间那样有活力。我们感到特别惊奇的是，禁止范围的另一个方面，即除莠剂问题的审议被完全排除在一边。摩洛哥对这一具体问题的立场一向是很明确的。我国认为，首先，禁止把除莠剂作为作战手段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认为保护环境同保护人类是一样重要的。第二，为了使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除莠剂的禁止也应当列入公约本身，任何试图不把它放在公约中而放在其他地方的作法，都会妨碍并拖延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就公约而言，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的另一个方面是彻底有效消除现有化学武库。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应当在公约生效后立即开始进行。

我们认为，为了防止将化学物质转用于可疑的用途，最好的程序是通过销毁而不是转用来消除化学武器。此外，有些代表团想把消除化学武器的期限拖到十年之久，我们认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这特别是因为有人竟然提出军事和安全方面的理由来说明应选择一些首先需要销毁的化学物质。有人认为，在我们这个存在着核中子武器和军事轨道站的时代，在消除化学武器的过程中会引起对安全问题的忧虑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化学武器的拥有者从来没有对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的安全表示过任何关心，因此以上理由更是站不住脚的。

这一关键时期的安全平衡只有通过建立相互信任才能得到保障。相互信任仅靠签字是建立不起来的，其关键条件在于未来公约的缔约国充分作出的承诺能够得到严格的遵守。

如果说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经常遭到藐视，这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核查体制以便确保条款得到严格遵守。正是为了防止出现这一情况，目前谈判的化学武器公约将具有核查手段。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这个协定具有最充分的有效性并得到最充分的遵守。从这一精神出发，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没有任何适当可靠核查制度的国际文书是毫无价值的。此外，如果一个公约没有法律武器，不能确保有效和公平的国际管制，就会比没有公约还要危险，因为这会给人一种错觉，好象公约得到遵守和管制，从而导致猜疑，并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

正因为如此，就公约中这个很重要的一章进行的谈判一段时间以来进展缓慢、迟疑不决的情况使我们担心，有人可能企图绕过这个问题，去寻找一条较容易的出路。因此，我们认为至少应当请求、乃至要求某些国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愿，以便打破当前谈判中的僵局。这些国家不能无限期地用核查问题的政治和技术复杂性作为幌子，并且出于自己安全和商业方面的考虑，来阻挠就公约中这个人们正确地认为是十分关键的部分达成协议。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巴基斯坦代表团在CD/664号文件中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可以打破特设委员会目前面临的僵局。这些建议所得到的积极响应更加强



了我们的信念。

事实上，巴基斯坦提出的事实调查计划并不过份，可以满足我们关于有效核查的要求，并使我们在资料加工业财产的安全和保护方面感到放心，从而保证被视察的设施的商业地位不受到损害。最后，巴基斯坦代表团提出的文件另外一个优点是，它设想的机制能够察觉到未来条约体制可能遇到的任何威胁，并能够解决在公约有效期内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既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又希望各方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这项工作表现出政治上的诚意，以便能够及时完成这项工作免得为时过晚。

最后，我谨为我们能够应邀参加6月份的讨论会一事向荷兰外交部表示我们代表团的深切谢意。讨论会专门讨论了对化学工业中不生产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问题，这使我们大家特别是使我国代表团，有机会了解核查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认为，这种复杂性决不应当使我们失去信心，而应当促进本会议加紧努力，以便找到一种最好的体制，确保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得到可靠的遵守。

主席：

感谢摩洛哥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我以极为愉快的心情向您表示友好的祝贺，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七月份主席。主席先生，贵国从一开始就在不结盟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和进步的作用，并一向积极致力于和平共处和裁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并祝愿在您的主持下本月份能够取得丰硕成果，推进我们的共同活动。为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所有成员国的支持。同时，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特拉洛夫大使表示谢意，他作出了不倦的、成功的努力，他具有外交技巧，工作活跃，推动了我们六月份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工作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今天的发言将涉及与议程项目2有关的一些问题。当前这一关键时刻的焦点就是对核裁军和停止军备竞赛的态度，它反映出对和平与国际安全问题存在着绝然相反的看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完全赞同1985年11月苏美首脑会谈得出的结论：“核战争既是打不赢的，也是不应该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E·昂纳克上周在访问瑞典时指出：“瑞典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在战争中，连战胜者在内，人人都是失败者’。但是，在核战争中，既不会有战胜者，也不会有失败者，核战争将使人类自我毁灭。”。

如果就我们时代的这个关键问题达成一项世界性的、真诚的协议，就可以使情况发生历史性的转折。

不过，如下对政策的分析表明，就参加日内瓦首脑会谈的一方而言，它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裁军所公开表示的态度与其对此问题的实际态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核战争将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因此，要求立即采取有助于制止军备竞赛和有助于裁军的双边、多边和区域性步骤。

华沙条约成员国最近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会议上表示认为，在核空间时代，只有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稳定的和平共处并结束军备竞赛，才能克服双方同等不安全问题。苏联提出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倡议，即到2000年消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项倡议已经摆到谈判桌上，它应当成为所有裁军机构建设性辩论的基础。华沙条约成员国1986年6月11日关于裁减军队和常规军备的详细建议，对如上倡议是一个补充。此外，苏联单方面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特别是单方面停止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以及暂停试验，这项暂停已持续了将近一年。

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设想归结到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共同基础上加强国家和国际安全。这一点只有靠政治手段才能做到，途径是裁军、合作、对话和用谈判来取得解决办法。但是，这种态度遭到了另一方的反对，这从美国代表1986年6月19日发言中引出的如下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核试验计划是美国认为它的安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计划。”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们还宣布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已经失去作用并对《反弹道导弹条约》提出了疑问。

在当今这个由150多个国家构成的世界中，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以及拒绝接受大幅度裁军步骤，究竟如何会符合国家安全利益，这是应当及时加以澄清的。

无论如何，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空间武器发展得越来越先进，把这种武器作为保证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手段已经不再适宜。相反，军备竞赛令人担忧地危及所有国家的安全，包括那些正在使之升级的国家的安全。

这样的评价是否仅仅是一种诡辩，还是过份渲染？

核军备竞赛的明确事实本身就说明情况正相反。核武器实际上是不可能防御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过去还有可能同样用全面摧毁的手段来对核打击作出反应。这种安全是十分没有把握的，但对于那些想打核战争的人来说，毕竟还可起到清醒作用。显然，现在我们在军备竞赛方面又进入了一个阶段，连这种阻止核战争的障碍也遭到了破坏。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目前试验的核武器，特别是看一看其如下特点：第一，试验所用的核弹头精度极高。虽然美国1962年开始服役的大力神二号导弹平均误差范围仍在1300米，但民兵三式导弹在1970年已取得了280米的圆径概率误差。自1983年起在西欧部署的石斧式陆基巡航导弹和潘兴二号导弹，就平均误差幅度而言，精度已小于50米。据说目前正在研制的用于MX导弹的新型多弹头重返大气层弹头的圆径概率误差将小于30米。第二，正在努力使弹头不受所谓的电磁脉冲“互杀”效应的影响。众所周知，这是用多弹头同时打击加固目标和确保摧毁的决定性条件。第三，现在正在研制的弹头其突防能力将会提高，可能摧毁加固的目标。第四，众所周知，试验的目的还在于研制以核为动力的X射线激光器，这种激光器将在战略防御计划中起主要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认为，执行这样的计划绝不会使任何国家的安全得到加强。可以摧毁加固目标的精确度极高的武器只适用于进行进攻性的或先发制人的打击。从军事意义上来看，用这种武器来对付核打击并不适宜。这种精确的、高度专门化的武器所针对的目标将是对方的武器和后勤。这方面的前景是，双方都可能出现一个真正的“脆弱性窗口”。这种情况必然导致极大的不稳定。那么，也就不会再有任何安全可言，只会形成双方竞相进行战争动员的潜在危险。

战略防御计划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顺便再说，这也不是其目的。它将产生相反的作用，产生出能够以光的速度摧毁目标的武器。

从失去控制的军备竞赛所导致的实际危险来看，越来越迫切需要采取具体步骤以实现核裁军并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都取决于这一点。拥有更多的武器，进行新的核试验并开展新的军备计划都只会使不安全状况进一步加剧。

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核军备竞赛，现在转过来裁军，这将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尽管如此，裁军又是必须实现的。人们越来越认为，消除一切核武器是当前和在一段可明显预见的时期内能够解决的任务。联大的第40/152 C和第40/152 F号决议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这两个决议都是绝大多数国家赞成通过的。根据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应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两份决议着重提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从核武库所占的比例以及在质量上的发展来看，有必要采取一种系统的和综合性的办法，目的在于确定可为各方接受的原则、核裁军进程的阶段和措施，同时应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合理的安全利益。自然，这就需要作好妥协的准备，并能够在当前和将来都把安全看作一个共同的事业，并使之得以实现。对此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也不能采取实力政策或谋求优势。

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裁军的讨论涉及了一些重大问题，如与其他裁军措施的关系，特别是与常规裁军的关系，较小的核国家参加核裁军进程的条件，以及核查等。我们认为，对这些意见应当加以分析、讨论和利用，以便本会议能够完成作为谈判机构应当担负的任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具体而言，苏联于今年1月15日提出的关于到2000年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方案，是商定一个综合性裁军进程的适当基础。只要认真分析就可发现苏联的方案中包含了其他国家和政治家，包括北约各国的政治家提出的各种意见。方案中没有一项建议是为了谋求单方面的优势，相反，这一进程还能够加强核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安全。首先，在第一阶

段，可以使最危险领域，即进攻性战略武器领域的活动势头减缓。苏联和美国的这些系统将大大削减，并使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得到防止。同时，这一办法也考虑到其他核国家关于参与核裁军进程条件的意见。此外，在第一阶段中，将消除苏联和美国在欧洲地区的中远程导弹。同时，华沙条约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的对应措施也将失去意义。

苏联裁军方案提出的其他阶段和步骤也反映了同样的现实态度。其中既考虑到其他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也考虑到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布达佩斯呼吁书》也考虑到了另一方关于核裁军进程中常规军备部分的意见。任何真正希望欧洲在大大降低的水平上保持稳定的、可核查的常规军备均势的人，完全可以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一方的话。

A. 爱因斯坦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警告过，“核军备竞赛必然导致战争，从当前条件来看，这种战争就意味着全面毁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认为，这种迫在眉睫的真正危险最终将促使所有代表团就在本会议上处理好议程项目 2 得出切实的结论。

主席：

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和我国所说的友地的话。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发言。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由您担任本月份会议主席，这使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都感到极为愉快。请允许我以我自己和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你成功地履行你目前承担的责任，并向你保证，我们将在这方面给予充分的合作。同时，我国代表团对保加利亚的 K. 特拉洛夫大使表示深切的赞赏，他力能胜任、全力以赴地指导了我们六月份的工作，我希望把这一点记录在案。

我今天请求发言，是为了简短地介绍一下我国代表团提出的 CD/708 号文件。据我所知，这份文件的各件工作语言文本已经散发。这份文件中载有我们关于通过一份国际文件以补充《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建议。

我在1986年4月22日针对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所作的发言中强调说，空间国家目前进行的及计划进行的活动都涉及在空间采用反卫星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等，这种活动将导致《外空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大大削弱。此外，我当时还指出，这样一来，从《反弹道导弹条约》派生出来的其他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也将受到损害。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对大国之间的稳定关系和全球安全都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根据这些考虑，我们提议，裁军谈判会议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项或多项综合性国际协定形成以前，应当采取过渡性的建立信任措施。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提出了你们现在收到的这份工作文件，其中呼吁两大国和其他技术上先进的国家通过一份国际文件来补充《反弹道导弹条约》，以便确保两个超级大国在该条约中共同接受的自我克制不因这两个国家或其他技术先进国家的行为或不行为而受到削弱。我国代表团设想的文件应当，除其他外：“(a) 承认和重申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在防止军备竞赛升级，特别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升级方面的重要性；(b) 明确提出两个大国承诺继续严格遵守该条约的规定，特别是严格遵守第5条，在该条中，这两个国家承诺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或陆基机动反弹道导弹系统及其部件；(c) 对《反弹道导弹条约》许可的研究活动作出明确的解释，使之既适用于两个缔约国又适用于其他技术先进国家，以便能够公平地解释条约中含意不清的一些方面，如“研究”的定义以及“使用其他物理原理”这一短语；(d) 规定其他技术先进国家也承诺在不超出美国和苏联接受的限度内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e) 包括例如，一种办法，对违犯《反弹道导弹条约》规定限制的活动加以处理。

我国代表团希望，我们提出的文件能够在裁军谈判会议以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中尽早得到适当的审议。

主席：

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核裁军问题一向受到极大的注意，当前更是如此。不过，与其他各种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并不总受到同等的注意，而那些问题中有些确实被列为高度优先事项，但另一些则列为次等优先事项。直到不久前，禁止放射性武器和保护核设施不受攻击的问题还被认为是紧迫性不高的问题，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但是，最近的一些事件，特别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使这个问题上升到最高优先地位。这些情况突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是与为军事目的散布放射性物质联系在一起的，使人们想到这种使用的后果是没有国界的，对所有人都有危险性。

用比喻来说，切尔诺贝利事故揭开了帘幕的一角，显示出人类在核灾难事故中面临的危险；如果为军事目的使用原子的力量，包括散布放射性物质，就可能造成这种灾难。这一点再次证实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 戈尔巴乔夫曾经强调的：“核时代强有力地要求对国际关系采取一种新的态度，要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同努力，制止破坏性的军备竞赛并根本改善世界政治气氛”。

与美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核电站发生的事故一样，切尔诺贝利事故提出了极为严肃的问题，需要对此迅速作出负责任的决定。

首先，我们认为有必要呼吁认真加强国际合作，确保核动力的安全发展。在这方面，苏联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目的在于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范围内发展这种合作。具体而言，苏联建议，在从事核动力工程的所有国家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安全发展核动力的国际制度。在这个制度范围内，应建立一个系统，以便在核电站发生事故或故障时，特别是同时还会释放放射性时，及时进行通报并提供有关资料。同时，还必须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安排国际性的办法，以便在发生危险情况时尽早相互提供援助。

苏联认为，还有必要考虑组织国际合作，以便研制新一代反应堆，这种反应堆不仅应当有较高成本效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当更加可靠。

应当特别注意核事故造成的物质和心理损害。苏联认为，应当确立一个法律程序，使各国承诺向受害者提供免费医疗援助、住房和其他物质支助。毋庸置疑，绝不应当试图利用事故来加剧国家关系中的紧张气氛和不信任感。

核安全的另一个方面是防止核恐怖主义。在美国和西欧，有人故意破坏核工厂，有的则盗窃富集程度很高的裂变物质，这方面的例子大家都是知道的。因此，必须制订一整套可靠的措施，防止以各种表现形式出现的核恐怖主义。

归根结底，要解决与和平利用核能有关的问题，所有有关国家应当在一个大规模的国际讲坛上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6月份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决定在9月份召开一次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特别会议，审议与为安全发展核能制订国际体制有关的所有问题。另外，对于为在发生核电站事故时及时通报和提供资料而确立国际安排的问题，也作出了决定。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为安全发展核能建立国际体制的技术性和政治性问题，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任务。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本会议对这方面的解决办法可以作出重大的贡献——是禁止为敌对目的使用放射性物质，无论使用放射性武器，还是袭击核设施都一样。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实现消除放射性危险的目标，从而加强安全发展核能的体制。

苏联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和保护核设施不受武装袭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是因为我们真诚地关心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个迅速切实的解决办法，这一立场是以一种充分灵活和建设性的态度为基础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本会议1985年6月12日会议上介绍的备忘录(CD/PV.594)中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苏联这一立场。

我们希望本会议其他成员国对这个问题也能采取一种同样灵活和建设性的态度。

有些代表团有各种各样的考虑，有时这种考虑是程序方面的或者是与名声有关的。这些考虑阻碍了与禁止放射性武器和保护核设施不受武器袭击有关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苏联代表团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就这些问题的次要性质和字术性质提出的论点，在目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研制放射性武器的可能性应当完全排除，和平核设施应当得到可靠的保护，使之不受袭击。对于这些问题的



任何形式的解决办法，苏联都可以考虑，只要这些解决办法不是把这些问题再一次搁置起来就行。

应一些代表团的请求，我想较为详细地谈一谈切尔诺贝利的事件。该城市附近的核电站有一个反应堆发生了故障。根据专家初步估计，当时4号机组按计划关机，该机组的发电能力占总发电能力的7%，在关机期间反应堆动力突然大增，水开始剧烈气化，形成大量蒸气。随后，蒸气和锆发生反应，从而产生氢气并发生爆炸。爆炸引起了大火。反应堆所在建筑物和其中的设备以及反应堆本身和堆芯都遭到严重破坏。这反过来又使放射性物质从电站中泄漏出来。

放射性泄漏物上升到大约一千米的高度，使云层的放射性增加，在苏联靠近电站的区域和一些其他国家造成了放射性沉降物，但放射水平对人的生命健康并没有构成危险。泄漏物的放射水平主要取决于短寿命的同位素，这些同位素主要是碘-131，但也包括钡、镭-140、钷-103、铯-137、碘-132、碲-132、铯-89以及铯-90。

消防队和电站的工作人员十分勇敢，他们扑灭了4号机组的火。电站的另外3个机组立即关机，此后一直在冷却下来。

清除事故影响的工作立即开展起来。清除工作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使反应堆产生的裂变物质的释放降低到最低水平。用直升机在堆芯上复盖了一层重达5000吨的牢固的防护层。防护层由沙、粘土、硼、白云石、沙石和铅等这些具有屏蔽作用和吸取中子作用的物质构成。到5月13日，反应堆实际上已不再向大气中释放裂变产物。

不过，另外还有一种紧迫的危险。即使是在一个关闭的反应堆中，当存在大量燃料时，裂变物质的放射性衰变物仍会在很长时间内产生热量。起初，热量大约相当于每公斤燃料50瓦，后降至30瓦。如果考虑到人体尚且发热达将近100瓦，这个数字似乎并不大。不过，不论是人体还是燃料，如果处在热绝缘状态之下，就很可能发生过热的情况。换言之，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堆芯可能因这种残余发热而熔毁。不过，由于采取了措施，特别是用氮集中冷却反应堆基础，堆芯的温度逐渐降了下来。6月初，有些点上的温度仍有200—250°C，

而目前反应堆建筑物的所有表面温度已经正常，只受到外界的影响，也就是阳光的影响。

当前，专家们主要是在努力清除电站附近地区的放射性污染，并建造一个封闭性混凝土建筑，把反应堆永久掩埋起来并把反应堆以下的地面可靠地隔绝开来。几天前，已在反应堆以下以及整个地基以下，另外构筑了一个混凝土防护层。在反应堆下面挖掘了一条隧道，以便修筑一个地下冷却器——装有相应冷却系统的热交换装置将安装在混凝土中。在这个掩埋体中设置了热感测器和放射性感测器。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当然还需要进行热检测、放射性检测和气体检测。

目前正在实施一个方案，清除电站周围、附近居民区和地面上的放射性污染。为此，在受放射性污染特别严重的地点复盖了专用于清除放射性污染的复盖层和水玻璃，有些地方的表土正在运走。此外还采取了必要措施防止水系受到污染。电站所在的整个区域周围已建起了防护墙，在遭到损坏的反应堆周围，正在建一座混凝土墙，向下深达32米，直达粘土地基层；正在安装一个雨水排放系统，废水排放系统已经关闭。

居住在电站周围30公里区域内的约100,000人已经撤离，并得到了预防性碘化治疗。事故造成2人当场死亡，约300人因放射病住院，其中有少数人死亡，死亡人数为25人，187人正在接受治疗。对从30公里区域内撤出的人都进行了医疗检查。

正在不断监测切尔诺贝利和附近区域的放射水平。监测工作由200个固定监测站和几十个活动监测站以及装有最新放射性剂量测试设备的飞机和直升机进行。对水面和河流每小时采一次水样，800个放射性计量监测实验室正在对土壤的状况进行监测。

自5月9日以来，每日从7个不同的气象预报站用电传向国际原子能机构传送关于放射性情况的数据，并自5月15日以来，向世界卫生组织传送这种数据。7个气象预报站中有一个距切尔诺贝利60公里，另外6个则分布在苏联的西部边境上。

目前，事故发生地区和附近区域的放射性情况已经大大改善。有些地区的放射性水平对健康已无危险，原先撤离的人已在开始返回。不过，有些受污染区域还要过一段时期才能恢复正常。

苏联的许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广泛地参加了清除事故后果的工作。这项工作一直在夜以继日地进行，并将继续进行下去。

为调查事故原因，专门设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了解反应堆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能量巨增的情况。正在对各种可能原因进行考虑，并用适当的模拟模式进行分析，以便得到一个透彻而切实的答案。委员会将仔细研究问题的所有方面：设计、建筑、技术问题和运行情况等。委员会主任认为，对有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因为这些方面可能不仅与这一具体的事件有关，而且还可能更广泛地涉及加强原子能可靠性的所有问题，而原子能对文明进步又是极其需要的。

这个事故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但这仅仅是一个和平核设施发生的事故，从理论上讲，也决不是可能会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故。造成的机械性破坏极小，放射性尘埃大部分留在毁坏的建筑之内。因此，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事故，例如，堆芯熔毁或反应堆遭巡航导弹摧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后果要严重上千倍，肯定会对全球造成影响。

我们认为，考虑切尔诺贝利事件应当想到这种事件与所有核裁军问题都有关系，这样才是正确的。这起事故的后果毕竟不能与核导弹爆炸产生的后果相比较，而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却储存着成千上万的核弹头，每一个核弹头都可能造成规模无法想象的灾难。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步骤，制止核武库的扩大，而且我们必须开始削减这种武库。正因为如此，解决核禁试这个最高优先问题才是极为必要的，而这又是今天可以解决的问题。

美国代表团在本会议最近几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力图使本会议的与会者对一些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产生错误的看法。例如，美国代表团6月12日声称，

苏联违反了军备限制协定，包括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代表声称：“美国得出结论：在两个主要方面——部署第二种新型的战略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将这测编成密码，这使我们的国家技术手段无法有效地核查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苏联违反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规定”。

为此，今天我们想就美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解释一下我们的看法。 第一，所谓的“第二种新型”弹道导弹。 事实上，苏联只试验过一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RS-22，美国方面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美国代表在提到苏联试验第二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时想到的是RS-12M型导弹，这是我们旧有的RS-12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改进型。 这种更新改进是不属于被禁止之列的，是严格符合条约规定的。

美国故意曲解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关于所谓导弹“投掷重量”包括的组成部分的明确规定。 美国置这一规定于不顾，在计算旧有的RS-12型导弹投掷重量时不把有些固有部件的重量算在里面，如反弹道导弹突防辅助装置和弹头寻的装置等，相反，在计算更新的RS-12M型洲际弹道导弹投掷重量时却把所有仅用于试验的设备都算在里面。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采用歪曲事实的做法。 原因很清楚。美国已经有了一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这就是MX导弹。 美国现在正违反条约研制第二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这就是侏儒型导弹。 因此，美国试图对第二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取得某种权利，同时对谈判的一方苏联进行诽谤，为其拒不履行遵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规定的义务打下基础。 顺便提一下，在美国决定研制侏儒型导弹时，谁也没有提到RS-12M型导弹。“违反”条约这一规定的说法是后来才出现的，我们可以理解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关于对遥测信息编密码的问题。 诸位知道，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没有禁止对导弹传送的遥测信息编密码。 条约第15条第3款的第二项共同

谅解指出：“在试验中各方可采用各种方法传送遥测信息，包括对其编密码”，但如果此种编密码方法“妨碍对条约的遵守进行核查”，则除外。

条约在这方面的规定是什么呢？首先是关于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定义的规定：燃料的种类、火箭的级数、长度、最大直径、发射重量和投掷重量、弹头数和弹头重量。这些是条约第四条所附的商定的声明中确定的。

苏联对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的。然而，既然美国方面提出了密码的问题，苏联方面还是本着建设性的精神表示愿意在相互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应当具体说明美国方面认为有哪些遥测信息参数不应编密码，以便达成一项协议。但是，美国方面顽固地拒绝使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对解决这个问题毫无兴趣，只不过是想把它作为对苏联进行毫无根据指控的一种武器而已。

美国代表在6月12日的发言中说，“苏联没有表现出与我们相当的克制程度”。苏联表现的克制程度当然与美国的克制程度不一样，但这种不同就在于美国近年来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工作去促进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领域的相互克制气氛。相反，美国竟然在和平时期制订并正在实施一项全面的方案，为美国战略结构中的所有三个部分建立强大的军备：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潜艇、重型轰炸机和以陆地、海洋或空中为基地的巡航导弹。美国已开始执行星球大战计划，也就是研究制造空间打击型武器。美国已准备开始生产一种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就是二元化学武器。美国政府顽固地坚持不与苏联一起暂停核爆炸，这说明他们毫无克制可言。华盛顿并不想放弃核爆炸，因为它正在通过这种核爆炸来研制最新型的武器，包括空间武器。根据这些情况来看，不管美国方面多么竭力向我们证实情况并非如此，其拒不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后面隐藏的真正原因是，美国不顾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的任何国际协定，决心一意实施其扩充军备计划。

既然谈到裁军协定的遵守问题，我谨在此告知本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外交委员会于6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因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而在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方面造成的局势问题。会议指出，

由于华盛顿决定今后不再遵守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定，致使当前在日内瓦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进行的谈判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苏联正在遵守其承担的条约义务。苏联一向主张并将继续主张严格遵守根据这些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并维护到目前为止在限制战略武器领域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这些成果实在是来之不易。

会议通过了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外交委员会的一项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两个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和美国国会议员尽快举行一次工作会议，以便讨论苏美两国国会成员对美国和苏联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相互关心的问题。决议指出，鉴于停止核试验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也可以在提议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决议强调指出，这类会议可以定期举行，可以用来就涉及现有协定遵守和拟定新协定的问题交换意见。

主席：

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向本会议提供了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详细资料。

现在请波兰代表图尔班斯基大使发言。

图尔班斯基先生（波兰）：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的名义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7月份主席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保证，在你承担的指导本会议这个困难而责任重大的任务方面，我们将给予合作。同时，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致以最深切的谢意。他卓有成效地、熟练地、认真地履行了作为本会议6月份主席的职责。并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欢迎新任中国代表范国祥大使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期待着我们两国代表团之间的美好合作关系得到继续并加强。

自核武器出现以来，我们一直在试图防止核军备竞赛。遗憾的是，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达到过。从40年的情况来看，唯一的真正障碍显然是当时那个唯一的核国家不愿意放弃已得到的少量武器，也就是说，不愿意放弃核武器垄断。而这也正是导致我们处于今天这种状况的根源。六国领导人在1985年1月的《德里宣言》中就说得很准确：“我们每活一天就是一天的宽限，似乎整个人类是在死牢中等待捉摸不定的处决时刻的囚徒”。造成这种不确定情况的原因不仅是核武库不断增长——目前其总摧毁能力已相当于一百多万个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而且还在于存在着核威胁失去控制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人的错误、技术故障或任何可能导致灾难的其它未预见事故。

换言之，只要核武器存在，使人类文明遭到毁灭的威胁也就存在。

唯一的办法就是趁现在为时尚不为晚的时候制止核军备竞赛并开始进行有效的核裁军。要使国际安全问题得到稳定的解决，这是最为必要的。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苏联外交部副部长V.彼得罗夫斯基一周前在本会议发言时，在这方面所作的透彻的分析。正象他所指出的，本会议议程中的一些问题是否能够获得解决，是与在保证所有国家安全和实现无武器、无战争世界方面取得的进展密切相关的。事实上，裁军谈判会议能够，也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巨大的贡献。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中，直接涉及核问题的就有三个最高优先项目。换言之，就是同一问题的三个不同方面。但是，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防止核战争问题虽然已经列入议程很多年了，但在本会议中仍未得到恰当的处理。我们对这些问题仍在进行一般性辩论，而不是进行具体的谈判。

凡是认真看待本会议工作的人，都不会对目前的状况感到满意。然而，一些代表团仍然声称，为就这些问题达成适当协议而进行谈判，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而且，情况也并非正在有所改善。相反，今年起初几个月曾有过的审慎乐观气氛正在逐渐消失，因为造成危险国际局势的主要原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采取的步骤正在直接导致国际局势的恶化，导致核军备的进一步集聚，并导致出现新的军备竞赛领域。

无论有些代表团会觉得多么不愉快，但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所谓的战略防御计划只能看作是对裁军的防御；宣布不遵守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即不遵守对战略核武器急剧规定的限制；准备生产新一代化学武器；一贯不同意核禁试——这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美国所选择的道路，这条道路很难被看作是符合日内瓦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的。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用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段分析：

“美国和北约不愿意开始控制军备竞赛、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以及停止核试验这一进程”。

但愿里根总统最近就苏联在日内瓦双边会谈中提出的新倡议所作的声明可以预示美国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

苏联方面自11月份首脑会谈以来已提出了许多认真的、意义深远的倡议。

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关于到2000年全部消除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方案因随后提出的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建议而进一步得到发展。所有这些建议都构成一个全面的相互安全概念，其基础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地球上和外层空间不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常规军事能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进行的和平合作。波兰对于这些倡议的立场是清楚的。为了说明这一立场，请允许我引用波兰领导人W. 雅鲁泽尔斯基的一段话。他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最近于华沙举行的第十届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

“消除核毁灭威胁是所有国家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最崇高的事业。苏联的和平倡议M. 戈尔巴乔夫个人的积极态度，都始终是符合这一方向的。这是一种有远见的政策，是勇敢的、明智的和真诚的。我们对此给予全力的积极的支持。”

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宣布愿意与其它国家进行最广泛的合作，以便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并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要了解它们对和平与裁军问题所采取态度的实质，最好看一下它们认为迫切需要共同努力的优先领域。这些领域如下：停止核试验；相互彻底消除苏联和美国部署在欧洲地区的中程导弹；在苏美会谈中就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达成具体协议；销毁化学武器等各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到本世纪末拆除生产这种武器的工业基地；在全球和区域两极大量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用国家技术手段和国际程序，包括现场视察，对削减军备和裁军的所有领域及阶段进行有效的监督。

核禁试是一个最为紧迫的事项，也是实际停止核军备竞赛方面的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对于任何国家，必须用其对待核禁试的政策来检验其是否愿意进行核裁军。

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我们在议程项目 I 方面面临的真正障碍是众所周知的——这个障碍就是美国不仅继续反对停止核试验，而且也反对象双边或多边暂停核试验这样的简单措施。波兰深信，相互暂停核试验是使言论变为行动的最佳出发点。

一个核大国已采取了一个勇敢的步骤，这得到许多国家政府和全世界公众舆论，包括美国公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不幸的是，这个旧有的暂停一切核试验的步骤虽然已持续了十一个月，但到目前为止仍未说服美国政府按苏联的榜样行事。这当然直接影响到我们就设立适当的特设委员会、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工作计划所进行的辩论。不过，未能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那些认为核禁试是优先问题的人应当停止寻求协商一致意见。相反，必须加强这些努力，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需要就立即禁止核试验的必要性达成协议，而不仅仅就只会掩盖实际问题的职权范围的优雅措词达成协议。

波兰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提出了 CD/701 号工作文件，我们在这份工作文件中为起草一个适当的条约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也将使我们能够处理与核禁试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日本大使今井隆吉 6 月 17 日提出的问题。

我们并不宣称自己的建议是最完善的。我们可以考虑任何建设性的建议，但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工作能够着眼于商定的共同目标，而不仅仅变成一种与核试验问题有关的学术活动。

波兰代表团认为，今井隆吉大使在我刚才提到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意见。在为职权范围问题继续努力寻求解决办法的同时更有针对性地利用全体会议方面，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障碍。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妨提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些不愿意进行谈判的人，是否就不会把这种态度作为使这类工作无限期持续下去的借口。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举行一次或多次非正式全体会议来讨论可采取何种更为注重于目标的工作方式，将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的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为本会议提供了一个不应错过的大好时机。尽管有时有人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但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深入全面研究有关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最适当的机构。虽然有些问题无疑可以在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的谈判中得到更为适当乃至更为有效的处理，但对另一些问题则应当加以多边的审议。举例而言，这一点完全适用于停止核军备竞赛问题，这当然不仅是停止竞赛本身的问题，而且是趁核武器国家数目仍然有限时，对其加以制止并扭转的问题。

整个核裁军问题中还有许多其它问题可以由裁军谈判会议处理。非正式全体会议上进行的意见交换表明，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审议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认为，在这些会议上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建议。由本会议对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提出共同谅解就是建议中的一个。

不过，我国代表团一方面对非正式会议感到满意，认为这种会议是有意义的、十分有益的，但同时仍然主张开始进行较为具体的和有系统的工作，以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制定出适当的核裁军措施。

有必要制订一个消除一切核武器的方案，来处理以下各种问题，如：停止试制新的核武器级统、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相互依赖关系、核查与遵守、建立信任措施等等。当前，已具备了一个就这一方案开展工作的良好基础。苏联关于到本世纪末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受到本会议许多代表团的欢迎，它们认为这是开始谈判的适当基础。

任何核裁军方案最后阶段都应当包括一项禁止核武器的条约。我认为，现在开始至少就与这一条约有关的问题进行学术方面的工作，并不为时过早。

主席：

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加拿大代表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为能够在您极为明智的领导下工作而感到十分愉快。同时，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表示祝贺，他熟练地、有效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正如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指出的，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讲坛。它在成员的代表性方面和自主性方面是独特的。它有自己的议程和规则。它确定了自己应当优先处理的事项，并且必须对其工作成果负责，无论这些成果是大还是小。

但是，我们并不是在政治真空中进行工作。全球发生的事情，包括对限制核武器数量和类型的重大决定，都影响着我们的工作。这些事件必然不仅会影响到本会议的气氛，而且还会要求我们调整优先顺序。我们刚刚渡过了两届会议之间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有很多事件和决定，对我们的多边谈判和超出我们职权范围的许多重大的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都有深远的重要意义。

我是登记今天上午发言的最后一个发言者，又是北约这个完全属于防御性联盟的一个成员国的代表。我对一些发言，例如，今天上午我们听到的一些发言，感到失望。这些发言对加拿大及其北约伙伴在选择军备控制道路方向方面的诚意提出了疑问。如果这种疑问确实是最近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评价，那么，这种评价就是大错特错的；如果这种错误还需要任何证明的话，我希望我以下的发言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关于核武器问题，我们议程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较广泛的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具体地说，它们之间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的双边谈判，也一向是如此。这并不是说本讲坛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起关键的作用。本讲坛是能够起这种作用的。事实上，本多边讲坛发表自己意见的重要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军备控制协定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我们认为，《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仍然是建设一个较为安全的未来的基础。正如加拿大外交国务秘书J. 克拉克阁下5月27日所指出的：“加拿大强烈支持反弹道导弹协定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所确定的军备控制体制，并认为决不当削弱这种协定的权威。”“克拉克先生在同一次讲话中还对里根总统所作的决定表示欢迎。这些决定实际上将使美国在今后几个月中仍然保持在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的限制范围内。克拉克先生还证实，“我们十分认真地看待美国关于苏联不遵守军备控制协定的指控”，并且强调说，不应当把注意力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

我不想对尊敬的苏联代表刚才的发言内容进行评论。但是，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本多边讲坛正在对这个由一个双边军备控制协定引起的问题进行处理，我对这一发展情况表示欢迎。

很显然，应当尽一切努力尽快消除有关遵守问题的各种疑虑。至关重要的军备控制措施可能会因为对这些协定的遵守缺乏信任而解体，这是一种十分令人不安的可能性。

现在，我来谈一谈常规军备的问题。近几周来，在通过谈判削减常规军备水平的可能性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大事态发展。戈尔巴乔夫总书记4月18日的建议、华沙条约6月11日公报对此所作的进一步阐述以及北约成员国5月30日在哈利法克斯所作的声明都是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这反映出双方都相应地越来越认识到削减常规军备的重要性，因为削减常规军备是广泛努力削减各类武库的必要内容之一。提出的建议不仅涉及复杂的实质性问题，而且对最适当的谈判讲坛和适用区域

也有所考虑。最为确定的是，在这方面同在其他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领域一样，为在执行任何商定措施中保持相互信任而确定的核查机制将是极其重要的。此外，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否能够就一套有实际内容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达成一致意见，将是检验是否能够通过谈判大大削减常规军备的试金石。同样，在维也纳，西方已经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倡议，这项倡议还有待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响应，但我们仍然认为，得到这样一个响应还是有希望的。

春季会议结束以来，在切尔诺贝利的一个民用核能设施中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不幸事件，其全部后果还有待了解。我们谨通过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就这一不幸事件向苏联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为了受害者及其家庭——以及为了我们共同的生态环境，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恰当的教训。为此，加拿大将积极参加目前正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组织的核安全特别方案，该方案除其他项目外，还包括草拟国际公约，使缔约国承诺在发生具有跨国界影响的核紧急状况或事故时尽早通知并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这一长期方案将有助于必须对安全负主要责任的各国当局努力确保各国内部核设施的安全运行，据我所知，世界气象组织也正在采取步骤为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大气放射性水平监测系统打基础。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切尔诺贝利不幸事件的一个更为令人不安的方面是，它说明了建立信任工作的脆弱性，而这又从反面说明了不信任的后果。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信服地说明需要提高这些方面的明朗度。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我们刚听到的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表示欢迎。世界各地都将仔细的研究他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核乌云中是透不出任何光明的，但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一不幸事件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确保其他地方不再发生这种事件。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一谈核查问题，加拿大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一向认为并将继续认为，核查、遵守和信任问题的答案不在于单方面宣布改变作法或可能宣布抛弃重要的协定。答案在于认真细致的谈判和把各方商定的具体核查措施结合在协定中。这种核查规定，既能有效地防止不遵守协定，又能显示遵守情况，这对于维持必要的信任和确保相互安全，以免整个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出现逆转，是十分关键的。

双边条约主要依靠国家技术手段进行核查，这种自给自足的核查办法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足够的。就多边而言，必须制订合作性的体制、程序和技术，使具有不同利益和拥有不同资源的各方平等地参加并分担责任。

下面，我将以化学武器领域和核禁试领域的情况来说明这一点。

关于化学武器的核查问题，我们在着眼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长期谈判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为了对不生产进行监测，在就控制可适用的确切种类也达成协议之前，不大可能就应控制的确切物质达成协议，这一点在1986年春季会议期间表现得尤为清楚。不能推迟到谈判的最后阶段才就核查条款达成协议。4月22日，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涉及销毁储存和生产设施，这些建议比苏联以往的立场有很大的进步，因而十分值得欢迎。但是，如果要最终就条约达成协议，这些建议还需要补充，也就是需要对如下情况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对储存申报和不生产的核查，包括对将被销毁的设施现场进行核查。此外，还需要就某种形式的“质疑性视察”条款达成协议，因为这是确保异常情况得到迅速澄清所必需的一种“安全网”。尽管如此，从已提出的建议来看，加拿大代表团比以往更加希望，在本届会议上能够开始更直接地处理这些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高度重视在这个重要议程项目上取得进一步实质性进展的问题。如果本届会议期间不能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可能就需要探索新的途径，以便使阻碍这些谈判进展的障碍得到克服。

关于在海牙和鹿特丹就对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各方面问题所举行的极为有意义和有益的座谈会，我谨借此机会通过范斯海克大使向荷兰政府转达我国代表团的谢意。这个座谈会以及座谈会上的工作文件对在这些未决问题上取得进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还想向挪威政府致意，挪威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对化学战剂的抽样和识别进行了重要的研究。挪威代表团最近提出的两份文件（CD/703和CD/704）就是对这一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这项工作与加拿大专家所作的类似研究很一致，加拿大专家的研究工作形成了四月份在本讲坛提出的《关于调查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的手册》。

现在我想谈一谈对核禁试的核查问题。缔结一项全面禁试协定仍然是加拿大政府的一个根本性政策目标。在今年的第一期会议上，我们甚至未能就有关议程项目 1（核禁试）的附属机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这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失望。我们希望能尽早就职权范围达成协议，如果不能确定职权范围，则应尽早就工作计划达成协议，以便能够就范围、核查和遵守这些相互联系的事项进行具体的工作。

正如我在 1986 年 3 月 11 日发言中所表示的，加拿大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来进行地震学核查工作。这些努力包括对加拿大北部的几个主要地震学设施进行重大的更新以及对多伦多大学的基础地震学研究提供资助。此外，加拿大还提议 10 月初在渥太华举行一次地震专家讨论会，以便讨论并在可能情况下解决与交换二级波形数据有关的一些问题。这可以补充 1984 年末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交换一级数据方面所作的十分成功的试验。座谈会还可以参考 1985 年 6 月 4 日至 7 日在挪威举行、并在 CD/599 号文件中报告的座谈会的经验。从这一背景情况出发，加拿大强烈主张科学专家小组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应当继续下去。

现在我想谈一谈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加拿大政府认为，本谈判机构可以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个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作出实质性的贡献。重要的是，进行这项工作应当能够补充并支持，而不是破坏，美国和苏联在双边谈判中为追求同一目标所作的努力。

因此，由于在议程项目 5（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方面拖了很长时间，使人们感到十分失望。不过，既然职权范围现在已经为大家所接受，我们可以希望通过商定的工作计划能够使关于这一项目的实质性讨论迅速恢复。作为对加拿大去年提交的、范围广泛的法律研究报告的补充，我国代表团拟在本届会议早些时候再提出一份工作文件，涉及的内容是与外层空间有关的法律术语的若干方面。我们相信，这份工作文件将根据现有条约和法律规则进一步阐明当前和设想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合法性或不合法性。

加拿大还在继续大力进行 PAXSAT 研究，集中研究把现有的某些类型的空间技术用于核查的技术可行性。这些研究工作的结果将在适当时提供。就其关键方

面之一而言，PAXSAT 以这样一个想法为依据：用现有的非保密性技术就可以设计出能够判断其他空间物体的设计是否具有武器功能的卫星，其可信程度很高，可以接受。加拿大的研究工作目的在于在 PAXSAT 方面建立一个数据库，以便能够从中了解其他类似的有关概念。

现在再反过来谈一谈核查的各方面问题。我国政府认为，遵守、核查和建立信任问题是整个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的中心问题。整个进程的成败取决于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成功的解决。我在 1986 年 2 月 4 日全体会议发言中已表示，加拿大认为第 40 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一项肯定核查重要性的决议一事表明，这并不是某一方提出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国际上有一致意见的问题。决议，除其他外，请各国政府向秘书长提交关于核查的意见。一些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家能够这样做。作为在这个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国家，我认为把加拿大政府对该决议的反应介绍给本讲坛是适合的，也是有益的。因此，我国代表团正在把加拿大常驻纽约代表 1986 年 4 月 14 日致联合国秘书长信件的案文作为本会议正式文件提供给大家，同时还附有一份小册子，题为“核查的各个方面”。这两份文件刚刚分发给所有代表团，我们认为应当得到仔细的研究。考虑到有必要在当前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实行节约，我国代表团不要求用本会议所有正式语文处理这两份文件。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想再次重申我们早些时候的呼吁，即提出具体的工作文件以补充我们关于政策立场的声明。在这方面，我谨向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表示赞赏，他刚刚提交了这样一份文件。

主席：

感谢加拿大表示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是否有其他代表团要求发言？ 没有人要求发言。



秘书处根据我的请求分发了一份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是与各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编制的。同往常一样，这份时间表仅仅是示范性的，必要时可作修改。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诸位知道，今天登记发言的代表很多，今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发言了。根据本周的时间表，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我们仍然需要立即就议程项目2的实质内容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由于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时间可能不够，我是否可以建议本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这一非正式会议。如果无法听取所有希望发言的代表的发言，我们可以在下周二的全体会议后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议，因为到目前为止，登记在下周二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只有二人。另外，我们可以在上午10时开始工作，这样，如果还有其他成员认为需要在星期二发言，我们将仍然有时间处理议程项目2。我希望这一安排能够得到接受。

我打算现在宣布全体会议结束并立即召开非正式会议，专门讨论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的实质性内容。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8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本次全体会议结束。

下午12时35分散会

×× ×× ×× ×× ××